

# 日本侵華內幕 (二)

森島守人著。陳鵬仁譯

## 田中內閣與關東軍

### 中國主權不容侵犯

一九二六年夏天，從廣東出發的蔣介石麾下的北伐軍，於翌年的春天便席捲長江一帶，甚至於有控制山東之勢，惟因內爭，北伐的壯舉不得不暫時停止。

不以國民黨勢力北進為然的張作霖，遂進軍京津，自任安國軍總司令，其勢力範圍且達長江江畔。張作霖以與北伐軍交戰為不利，而一時後退，但眼看北伐軍停脚，便又南下，同年六月，他更自稱陸海軍大元帥，並以東北、華北和山東一帶為其地盤。

一九二八年春季，國民革命軍再度開始北伐，五月底迫近京津地方；此時，田中（義一）內閣以北伐軍的推進必然會影響東北的治安，而採取不能默視東北軍的殘兵由京津方面逃回東北的態度。

軍部的一部份人士，以張作霖具有排日的傾向，而強硬主張跟張作霖絕緣，並規勸其下野；但把對滿蒙政策的實行完全寄托於張作霖身上的田中首相，却為了延續他的政治生命，而強硬懇

懇他回到東北，並對張作霖和國民政府發出：「如果戰亂進展到京津地方，禍亂將波及滿洲的時候，為維持滿洲的治安，日本將不得不採取適切而有效的措施」的覺書（聲明）。

對這個覺書，張作霖予以這樣的回答：「關於日本將採取機宜的措施一項，斷非中國政府所能承認。東北和京津地方既為中國領土，以上所述自屬中國主權事項，決不能默視。」，但目睹四圍的情勢日趨惡化的張作霖，却不得不「乖乖地」聽從規勸，因而命令全軍總退却；他自己且於六月三日深夜，自北京動身，往東北出發，他於翌日拂曉，在奉天郊外，京奉、滿鐵兩線的交叉地點，因其所搭乘的火車被爆炸，而突然與世長辭。

得悉東北軍後退消息的關東軍，不待中央的命令，遂獨自決定要出兵錦州方面。惟這項決定，旋被所謂奉勅命令所阻止，但發生火車爆炸事件以後，關東軍便出動奉天方面。如果那時真的出兵錦州，我認為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自不必等到一九三一年。

張作霖被炸死以後的六月四、五日兩天，中

日兩國進行了共同調查，但不得其真相，迨至六月十二日，日本陸軍省發表大約如下的聲明：

「當張作霖要回到奉天的時候，中國當局曾經於六月三日，要求派遣憲兵警戒京奉、滿鐵兩線的交叉點，日本守備隊答應了，但拒絕中國派憲兵於滿鐵線上，而由日軍警戒陸橋上。四日上午三時左右，有三個行蹤可疑的中國人，偷偷地想爬上滿鐵線鐵路堤，由日兵問其要幹什麼，但他們却要投擲炸彈，於是日兵當場刺殺其中兩個人，另外一個人則逃掉。從屍體搜出兩顆炸彈和三封信，其中一封信是國民軍關東招撫使書信的斷片，由此當可斷定他們是南方的便衣隊員，四日凌晨，在日本警戒兵的監視中，京奉線的東行列車到達交叉點時，發生大爆炸，黑烟和砂塵，飛揚上空。」

### 情勢惡化炸死大帥

事件發生當時，中國報紙和英文報都說，事件背後有日本陸軍，但日本國內和東北當地却都沒人承認這是日本人幹的。可是，隨時日的經過，外邊便有關東軍可疑的謠傳，而根據日後所

證實，兩個中國人被刺，和一個人逃逸雖然是事實，但說他們是國民黨的便衣隊，完全是虛構。

即爆炸事件的前後，關東軍的鷹犬，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找了三個吃鴉片的無業游民，並帶到居住奉天滿鐵附屬地的浪人安達隆成處（此人於一九三二年一月，日軍進攻錦州的時候，跟大阪每日新聞社的特派員茅野，先日軍揮足錦州，而與茅野被殺死）。這三個游民在附屬地內日人所經營的澡堂洗澡後，換上新衣服，於凌晨出門，其中兩個人則在爆炸火車的現場被刺殺，一個人逃跑倖免於難。

根據當時任吉林省長，因交涉鐵路問題等等，而於公於私皆與日方有許多接觸的劉哲對領事森岡正平所說的話，倖免於難的這個人，跑到張學良那裏去，說明了事情的經過，因此張學良當然知道乃父之死於非命，是日本人幹的。惟從父仇不共戴天這種東方道德的觀念，如果張學良自己說出日本人殺了他父親，他便無法再與日方接觸，所以纔一直保持緘默。

### 軍部高參真正主謀

在中國，有常用鴉片、海洛英、嗎啡的惡習，中毒者都不管什麼面子，死要麻醉藥，因此我們在中國工作的時候，便利用中毒者急需金錢的弱點，要他們去做些搜集情報的工作，而上述這三個游民，自是最好的例子。

我知道爆炸的真相，不僅得自中國方面。在滿鐵陸橋下裝上炸藥的是，當時出動奉天的朝鮮軍工兵隊的一部份，而按爆炸電鈕的，為日後被

在滿日人譽為「北滿移民之父」的故東宮（鐵勇）上校（當年為奉天獨立守備隊上尉隊附），陰謀的幕後人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上校，凡此，都是東宮親自告訴我的。

跟張作霖同車的顧問巖崎誠也少校（華北事變發生後，以少將階級做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顧問，在唐山時病死），負傷跳下火車，叮野（武馬）顧問因為在天津下了車，所以有人猜測這是關東軍幹的，但由巖崎完全不知道這個事實看來，關東軍中參與爆炸的，可能祇有兩三人而已。

當時，張作霖的現任顧問是土肥原賢二上校和巖崎，惟土肥原的性格是陰險的，因此被敬而遠之，至於巖崎為人明朗，所以遂集東三省官場的信賴於一身。而中國方面的信賴愈深，關東軍參謀們對他的風評則愈壞，因此關東軍便認為，為國家前途，犧牲一個巖崎來爆炸列車也是勢在必行的事。從在東北時代，我就跟巖崎很要好，迨至一九三七年發生華北事變，在唐山見面時，我問他爾後軍部對他怎麼樣，他苦笑答說，最近纔不太挨罵，疑惑似也消除了。

爆炸計畫者的意圖是，不祇要殺死張作霖，除此而外，他們還想乘爆炸列車，張作霖死亡，治安已亂時出兵，以導引大規模的武力衝突，從而以武力一舉解決滿洲問題。繼爆炸列車之後，奉天城內日本僑會等數處被投擲炸彈，這些都是為製造出兵的口實，而由陸軍的鷹犬所幹的。

### 一再企圖武力衝突

關東軍司令部設在旅順，滿鐵沿線各地皆配

置守備隊，但平時不許隨便出動到關東州外和附屬地外；要出動附屬地外，除非突發緊急事件，平時必須由關東廳長官向軍司令官要求出兵，而在滿鐵沿線各地，則由領事請求出兵。

連續發生列車的爆炸，日本僑會被投擲炸彈等事件之後，軍方便拼命用電話問總領事館：「需要不需要出兵？祇用警察能不能維護治安？」但總領事館却非常沉着冷靜，以警察維護附屬地內的治安和保護僑民，而不為想出兵的一部份參謀的策動所惑。我認為一九三一年以柳條溝的鐵路被炸毀為口實，不待總領事館請求出兵，關東軍獨自採取行動，不外乎是為了要避免炸死張作霖那個時候的失敗。

張作霖被炸死事件，以後仍然是團疑惑，而成為迷宮裡的一個謎。翌年（一九二九）一月，在國會，民政黨以議員永井（柳太郎）、中野（正剛）為前鋒，以應該消除因為某重大事件日本所蒙受的疑惑，而不遺餘力地追究內閣的責任，但田中首相却從頭到尾以調查中作答。事實上，田中一直以爲這個事件與日軍沒有關係；因此遂對日皇上奏說，日軍跟它毫無關係，萬一有關係，將付諸軍法會議，予以嚴重的處罰。

### 澡堂老闆道出陰謀

可是，這個應該是絕對機密的陰謀真相，却因為爆炸當事人作夢也沒想到的小事而成爲社會的風聞。是即爆炸當日的早晨，前述的澡堂老板爲了好奇，曾跑到現場去看，結果他發現前一天晚上在他澡堂洗澡的兩個中國人，穿着新衣服被

刺死倒在那裡，於是他便向附屬地內的關東廳警察詳細報告它的經過。

如果這個人到憲兵隊去報告的話，因為當時的隊長三谷清少校跟關東軍的關係很深，因此這個報告很可能被束諸高閣，更不可能報到中央去。惟因他報告了屬於拓務省的關東廳警察（在制度上，他們兼任總領事館的警察），所以不折不扣地被轉報到東京，隨之在東京和滿洲成爲話題。

當時的奉天特務機關長秦貞次少將（後來出任憲兵司令官），得悉深堂老板的話被報告到中央以後，曾經大罵警察「不當地予軍方以嫌疑」；但根據與關東軍出動的同時，出差奉天之關東廳的外事課長三浦義秋（日後出任墨西哥公使）的說法，當他知道秦貞次爲此生氣時，他便直覺爆炸事件跟軍方有關係。

由於對軍方的謠言日多，加以田中首相上奏過日皇，所以特別遣派憲兵司令官峯（幸松）少將前往現地，從事調查，而在到達奉天之前，峯少將在朝鮮便獲得了朝鮮軍工兵隊之裝設炸藥等一連串的證據。

## 田中首相進退兩難

本來，田中首相是想照其向日皇所奏，要把當事者附諸軍法會議，澈底調查和處罰的，惟因陸軍內部以如果召開軍法會議，便將公開事件的内容，而這將在國際上毀損日軍和日本的信譽，因此強硬反對。加以田中自己所領導的政友會幹部也很支持軍方的意見，所以田中遂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由之不得不向日皇上奏改爲行政處分

，日皇眼看田中的善變，非常生氣，一句話也沒說。田中以失信於日皇，終於翌（一九二九）年七月，提出內閣的總辭職。

據說，田中得悉張作霖被炸死的消息時，曾經對其親信嘆息說一切都完了。由此可見以根本解決滿蒙問題爲其終生事業，因此甚至於放棄前途似錦的現役。棲身政友會之田中首相的心情，與此同時，以張作霖在東三省的地位和實力爲本錢，意圖革新滿蒙政策的田中內閣，在還沒有實現其政策的一端之前，竟因陸軍之殺死張作霖而垮臺，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又，張作霖於一九一一大正初年（大正元年適值民國元年——譯者），爲歡迎要前往莫斯科的閔院宮（守正）來奉天，到滿鐵奉天車站，在其歸途中，遭遇到日本浪人投擲炸彈，倖免喪命；這次竟又遭以同樣手法，橫死於日本人之手，真是奇怪的命運。

## 張學良決繼承父志

張作霖死亡後，其生死很久不明，這是深怕引起東三省的動搖和混亂，省長臧式毅所採取的措施；迨至爆炸事件經過兩個多星期的六月二十一日，纔正式發喪。其公子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而張學良所面臨的東三省內外的政局，則非常錯綜複雜。

乃父的幕友張作相盤據着吉林省，日後出任滿洲國宮內府大臣的熙洽就是張作相的參謀長。在哈爾濱當北滿特別區長官的張景惠，跟張作霖和張作相都是綠林的出身，因而在北滿一帶擁有根深蒂固的勢力，日後他繼鄭孝胥擔任滿洲國國務總理，是衆所周知的。

在奉天，張大元帥的最親信、而且是他的參謀長的楊宇霆，對年輕的張學良實有如監護人和師傅的存在。年齡還不到三十，在外國人之間被稱爲少帥的張學良，似依這些舊要人相互間的勢力均衡，和其父的威望，以保持他的地位。

但高個子，瘦瘦地，臉上蒼白，留大「背」頭，穿着整潔，宛如貴公子的張學良，却不是一個平庸的貴公子。從十九歲以後，他屢次馳驅於槍林彈雨之中，有膽量，頭腦清楚，見識高，是個就是沒有其父的遺德，也自己會成龍的才俊。他跟日人折衝，則以柔軟的舉措、恭敬的態度和慎重的表達方法處之，決不給對方以不利的言質。

## 少帥膽識作爲兩全

生活於高爾夫、網球、跳舞等新空氣之中，更能來兩下英語的新人的上臺，曾經予奉天官場的空氣以很大的影響。跟不理解新思想，因而討厭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父親張作霖不同，張學良却能理解與同情。不久，張學良之所以與南京政府妥協，絕不僅是爲了保持他自己的地位，而是他對國民黨的理解，和他熱心於反帝國主義運動與恢復國權運動的結果。因此，在對日關係也就有很大的變化，而比諸乃父時代，我認爲有以下的不同。

第一，張作霖是，自俄日戰爭以後，對日本覺得有恩義，也很瞭解日本的真正實力；反此，由於張學良對對日關係缺少經驗，因而大有輕視對日關係的傾向。九一八事變以後，其所以失去

東三省的地盤，就是由於這種原因。

第二，因為思想上的關係，張學良敬遠乃父時代的舊要人，並起用與其同思想傾向的新人，因此大有助長對日關係不必要的惡化之嫌。而暗殺楊宇霆便是它的最好例子。

第三，在張作霖時代，所謂排日和抗日，還是屬於偶發的和片斷的範圍，並沒有思想的背景和組織的體系；可是張學良時代的排日和抗日，已非個別事件的反覆或連續，而是在一貫的思想背景之下，根據一貫的方針的組織形態。

綜上所述，張學良時代的對日態度是，由排日事件轉變為對日攻勢，甚而以要根本地剷除日本在滿蒙的地位為目標。而滿鐵併行線的建設，築港葫蘆島以包圍滿鐵的政策，以及要收回旅大等等，就是它具體的表現。

張學良的日語秘書有陶學銘和慶應大學出身的王家楨兩個人，陶學銘在大體上擔任應酬方面的事，政治問題主要則由王家楨出面，張學良尤其重用王家楨。爾後王家楨出任了南京政府的外交部政務次長，更以中國代表身分出席國際聯盟會議，由此我們當可知道，張學良是想依靠南京政府來阻止日本插足滿蒙的。

## 中日關係的轉捩點

我認為，牽制張學良這種對日態度的，就是楊宇霆的存在。因此，楊宇霆的被暗殺，對於東三省與日本的關係，成爲一個很大的轉捩點。對於張學良的對日和對國民黨的態度，舊要人們大多不贊成，他們都以爲這樣做很危險；尤其是楊

宇霆時或很露骨地把它表現出來，甚至於直言。他很清楚即將到來的東三省新時代是什麼，他也知道跟國民黨妥協是時間的問題；但他覺得，這種妥協最好是名義上的，並將極力防止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到東北。

在對日關係方面，楊宇霆認爲太急激和太極端，都將引起日本軍部的反擊，從而爲東三省的前途帶來不必要的危機。楊宇霆雖然不是司令官，沒有直屬的兵力，但他却多年來任大元帥參謀長的要職，又兼兵工廠的督辦，一手握着製造彈藥武器的全權；加以他的親信常蔭槐繼列車爆炸之際，與大元帥同其命運的吳俊陞就任黑龍江省長，居於北滿，雖然不是正規軍，但却擁有山林保安隊的兵力。

並且，比諸其他要人，楊宇霆具有奉天的地利，所以儼然成爲東三省的重鎮。因此對於文武兩界，皆有重要部下的楊宇霆，張學良自不得不提高警覺。事實上，楊宇霆一有機會就會排除張學良，抱着統治東三省的野心；對於日本官民，明中暗中表示他們跟張學良談沒什麼用，祇有跟他商量纔能解決問題。而出入楊公館的日本官民，且與日俱增。與此同時，在日方內部，擁楊派和反楊派的對立，爭論也日趨激烈；一般來講，關東軍是反楊派，在滿蒙具有許多權利的大倉組屬於擁楊派，總領事館則採取中立的態度。

可是，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晚上，楊宇霆和常蔭槐應張學良之邀，到其公館去打麻將時，竟被槍殺。據說，下手的是奉寧鐵路局局長高紀毅，而知悉高之剽悍、精力絕倫之人品者，都會覺

得這是很可能的。慘劇發生於掛着在北滿三姓擒拿的大老虎虎皮的客廳，這是日本人所熟悉的房間，而從這慘劇以後，這個客廳一直關閉着。

## 同舟俱遊除楊宇霆

張學良與楊宇霆之勢不兩立，雖爲內外人士所一致公認，但我相信從沒人意料到楊宇霆會這樣快就遭遇到暗算。而楊宇霆被暗算的真正原因和動機是什麼呢？

一九二八年秋天，突然發生張學良的秘書陶尚銘和外交部特派員公署的日本科長安祥被捕、拘禁事件。當時，沒人知道這是爲了什麼，而祇猜測可能因爲陶尚銘常常出入日本的特務機關所導致；但根據日後陶尚銘的說法，張學良很早以前就想謀殺楊宇霆，惟爲防止洩漏陰謀，纔暫時拘禁他們兩個人，但楊宇霆被暗殺以後不久，沒受到任何處分，他倆就被釋放了。

同樣一九二八年秋季，床次竹二郎順視察中國之便到了奉天。當時床次脫離民政黨組織新黨俱樂部，即使以他的聲望和經歷以及少數黨的議員，還是未能左右日本的對滿蒙政策。祇是，床次的脫黨，與田中首相不無關係。在日本國內，一般都認爲床次之所以脫黨，是由於對民政黨對華政策的不能。因此張學良非常重視床次一行的中國旅行。床次眼看張學良和楊宇霆同坐一輛車來參加總領事館的晚餐會，而說他倆既然肯坐一個車子前來，自不會有太大問題，並說他倆的合作，對日本絕對必要；爲此他很願意效勞，所以，我曾經對他特別說明中國人的心理狀態之如何複雜

。第二天晚上，我以陪賓身份參加過張學良公館的晚餐會，訪華團一行裡頭有船津辰一郎（前上海、奉天總領事）、中村嘉壽（前民自黨國會議員）和床次同鄉的赤塚正助（前奉天總領事）。飯後，由船津擔任翻譯，床次與張、楊兩人會談。床次對張學良說，東三省地大物博，希望他留意健康，專心開發前途似錦的東三省；同時盼望楊宇霆以對大元帥同樣的忠誠，扶助年輕的張學良大成。

在這席上，有人拿出揮毫帖子請張學良題字，他寫了「同舟俱遊」四個字。但沒多久便發生楊宇霆的暗殺和九一八事變；說來這真是莫大的諷刺。其一行辭去張公館後，到了楊公館，在楊公館，床次、楊會談，沒有第三者在場，談得很久。跟東三省的主權者張學良會談時間那麼短暫，可以說祇是禮貌上的交談；但跟楊宇霆的密談却那麼長久，很是令人懷疑。我覺得這個事實，引起張學良對楊宇霆的戒心，張學良因而很可能判斷，日本將擁護楊宇霆。

幾天之後，楊宇霆父親舉行六十大壽喜慶，文武百官，接踵趕集楊公館，其場面之盛大，說明了楊宇霆潛在勢力之如何強大。正當張學良耽心着日本的對楊態度，和楊的勢力時，有人突然送張學良一本賴山陽的「日本外史」。在這本書上豐臣滅亡的一節，特地劃着紅圈圈。它把楊宇霆當做德川家康，張學良為年輕的豐臣秀賴，譏諷老奸巨猾的楊宇霆野心，並暗示張學良將同秀賴命運。而根據陶尚銘日後所吐露，使張學良

決心即時幹掉楊宇霆的就是這本「日本外史」，送此書的是大川周明。

### 東北易幟全國統一

張學良當權之後，田中內閣仍然採取分離滿蒙的方針，並令林久治郎總領事對張學良再三勸說急進的政治變化沒有好處：一九二八年夏天，大元帥出葬時，更特派林權助男爵，對張學良一再地做同樣的勸告。但是，張學良却不管日本政府意向，經過跟日本所約定三個月以後的同年十二月，不顧楊派的反對而就實行易幟，於是五色旗遂變成青天白日旗，而且由於東三省與南京政府合併，所以國民黨支部便出現於東三省各地。

實行易幟以後的奉天，中國政界人士的往還頻繁，大有成為政治活動的大舞臺之概，猶如北京頂盛時幕後政治折衝之中心的天津。蔣介石先生的第一號親信張羣，以威林頓·顧之名字為洋人所熟悉的顧維鈞，曾任外交部長和財政部長的羅文幹，做過廣州市長和上海市長的吳鐵城，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的福建省長陳儀，畢業金澤醫專而獲得醫學博士，並歷任財政部長和教育部長的湯爾和都聚集於奉天。

為了應各方面的需要，北京的日本料亭相繼設店於奉天；而由這一點，中國政界人士一致認為，奉天增加了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這些政界人士的目的是，想把張學良的東北軍拖出本土，而隨張學良深入中國內地；滿蒙的對日關係也成正比例地趨於惡化。

在東三省這樣的空氣中，日本對張學良的交涉，自然非常困難。滿鐵理事齊藤暫住奉天，就張大元帥撤退北京前對山本總裁答應的建設五鐵路問題進行交涉，林總領事也從旁幫忙。不過，對於要正式開始談判的時間和題目，總領事跟想早日交涉的田中外相和森次官見解不同。事實上，在還沒解決濟南事件以前，就開始重要的交涉，不但達不到目的，而且將徒增刺激中國官民，助長抗日的氣勢。所以林總領事認為，開談的時期，要看解決濟南事件的時間，和對於滿鐵的鐵路第一主義，主張以商租權的實施為交涉的中心議題。可是在這期間發生易幟，與國民政府合併，楊宇霆被暗殺，國民黨公然出現於東三省，對於鐵路交涉，張學良則開口閉口說要請示南京政府，迴避有責任的答覆，始終推延。

眼看交涉遲遲不進而發脾氣的田中外相和森次官，以必要時不惜動用實力為前提，於一九二九年年初，以內部訓令方式，命令就地迅速解決鐵路和商租權問題，必要時可動員警察力量，作成具體案。滿鐵的理事齋藤，陸軍的特務機關長（秦真次）和我各為其負責人，會議結果，向東京呈報了一個試行方案。這個方案，遵照東京的意思，在最壞時將強行的前提下，具體地決定了建設鐵路和實施商租權的順序；預定的日期，警察的配置，為因應萬一時與軍方的聯絡等等，準備東京一下命令，便可立刻採取行動；可是沒料到，此時竟發生了非戰條約的問題。

### 田中內閣的致命傷

一九二八年八月，在巴黎簽訂的非戰條約文字中，有「以人民之名……放棄戰爭」的字句，這句話成爲侵犯日皇大權的重大內政問題，對於自始就負責簽訂這個條約之交涉的田中內閣是個致命傷。如果再有外交上的失敗，內閣勢將垮臺，因此田中外交對總領事館訓令說：「政府將出於大公無私主義，所以還沒有政府的任何指示以前，暫時不要採取新的措施」。如此這般，起初有如脫兔之田中內閣擬打開對滿政策的幹勁，到後來猶若處女，不僅沒有達到其所預期的目的，並且祇助長整個中國的排日風潮而已。

## 日本軍民開始亂來

繼田中之後而成立的濱口(雄幸)內閣，幣原又出任外相，以改善滿洲的空氣爲先決條件，大體上採取靜觀的方針。但限於鐵路的問題，在總裁仙石之下，起用駐捷克公使木村銳市爲理事，並令其從事折衝，但還是沒有什麼進展。與鐵路交涉的同時，總領事館透過大倉組，向東三省交涉，要其由日本購買飛機和聘請航空教官。但這不祇不順利，張學良更秘密地向法國購來飛機，請來法國軍人的教官，使日本軍部無地自容。

於是第一線陸軍的態度逐漸強硬化，反張的空氣便反映在打破歷年之慣例，而無通告地演習，演習包圍奉天城，拒絕中國軍人進入附屬地等瑣碎問題上。自從板垣(征四郎)上校來奉天擔任聯隊長，不久即到旅順去就任關東軍高級參謀以後，這種傾向，更加顯著。不但軍方，連關東廳方面，田中內閣時代所任命的長官木下(謙

次郎)，也不齒幣原外交的靜觀主義，而竟公開說：「(日本)帝國不能托外交於無關的電信文學(霞關是日本中央政府所在地，通常意味着外務省——譯者)，並於一九二九年初夏，違反政府不干涉內政的方針，半公然地援助亡命於關東州內的張宗昌出動山東，而民間的浪人們，譬如張宗昌的嘍囉小日向權松一黨，則在奉天城內計劃爆炸，闖進市政府，撤除公園等公共設施等等，胡作亂爲。

## 無法解決三大懸案

但總領事館最耽心的，還是軍方本身的背面動態，亦即憂慮會不會假統帥權獨立之名，秘密地出於獨目的行動。其心情，實有如在噴火前的休火山山腰害怕其爆發，也恰如抱着定時炸彈過日子。面對這種情況，爲着從旁促進鐵路的交涉，同時尋求些「安全瓣」以緩和正在興奮的軍方空氣，進而製造日滿雙方能就其根本關係，從大局來談判的機會；總領事館決定不以交涉的方式，片面地解決以下三大懸案：①解除擅自入侵關東州與滿洲領土間中立地帶之東北軍的武裝；②撤除橫斷奉天柳原農場而鋪設的北陵遊覽鐵路；③奉天十間房陸軍用地的問題。

由於這些問題，美國的文獻既有所提及，也曾轟動內外於一時，所以略述如左。

### 柳原農場問題

柳原農場問題是，留滿日僑中無人不曉的長年懸案。農場的所有者柳原政雄是京都同志社大學出身的知識份子，做過牧師，爲人近乎狂暴。

不知道從那裡弄來的，他擁有從奉天城內到包括商埠地全部的廣大土地地券，因而一再主張這些土地的商租權。主張整個城市的權利，當然是神經病，所以，總領事館祇承認其所主張位於奉天郊外，面向北陵之農場的商租權。

柳原很不滿意總領事館的這種方針，以爲不承認這樣確實的權利，日本憲警乃等於公認了殺人強盜，而在其門口掛上殺人強盜許可的招牌，亂殺放牧上述土地內外國人的牛馬，使日本憲警束手無策。不過在實際上，日本於一九一五年的條約雖然獲得了商租權，但東三省官警之不大願意付諸實施，柳原的胡來可以說是很大的原因之一。

當時，張學良在北陵傍邊，建造一所很漂亮的西式別墅，爲了來往別墅和到位於北陵途中的高爾夫球場，他特地改修其道路，禁止汽車以外的人畜通行，爾後，橫穿柳原農場，建設了北陵遊覽小鐵路。總領事館曾數次要東三省當局撤除；但他們置之不理。因此，忍不住的柳原遂雇用浪人，以實力把它撤去。總領事館本身，既再三折衝過，所以祇把柳原的意思通知東三省當局，並沒有制止柳原的行動。惟撤除當天，爲防止發生不幸事件，曾派興津副領事，率領相當數目的武裝警察趕往現場；中國當局也採取同樣措施。所幸沒有發生任何事故，就把小鐵路撤除。

由於柳原農場靠近滿鐵北行線，因此知道總領事館之意圖的陸軍，據說沿其軌道配置了武裝士兵，而根據興津的報告，炸死張作霖事件的重要人物東宮(鐵男)即在現場指揮撤除工作。與



津在中國生活多年，既有膽量，又富機智，一九三二年春季，通化的公安隊叛變時，他跟三百名左右的日僑，在反叛隊伍重圍中堅持二十幾天，竭盡其計謀，終於把這些日僑拯救出來。

### 十間房陸軍用地問題

在奉天滿鐵附屬地與城內之間，有名叫商埠的特別地區。本來，奉天是條約上的開放地，列國對於包括奉天城內的整個奉天地區，主張外國人的居住和營業權；對此問題，中國當局說，中國所約定的祇是開放奉天這個事實，爲了方便外國人的居住，中國才特別開設商埠地這個地區。中國之要把日本人趕出奉天城外，歸根結底，實起因於其解釋的不同。

在這個商埠地的一角，鄰接於滿鐵附屬地的地方，有面積相當大的所謂「日本陸軍用地」。它與奉天的日本人花柳街和十間房爲鄰，所以以十間房的陸軍用地而馳名。日方主張說，這是陸軍沒收俄日戰爭之際，幹俄國間諜之某中國人的土地，轉讓給滿鐵的；而滿鐵則爲了擴張附屬地，希望早日完成水電工程，以便編入附屬地。

相反地，東三省當局主張說，這是李聘三的土地，所以不但要求歸還這筆土地，而且出於要以實力阻止滿鐵工程的態度。因此，中日雙方的武裝警察，曾經衝突幾次。由於這種原因，吉田總領事時代，會命令滿鐵停止工程，因而引起日僑對總領事館非常不滿。我覺得這不是辦法，於是說服李聘三，由滿鐵以五萬五千元，向其承租這片土地。可是，東三省當局却認爲，對於商埠地內的土地，並沒有予個人以承租的權利，要承

租，必須經過政府的許可。因此不承認滿鐵與李聘三之間的承租契約。總領事館以滿鐵既與李聘三有承租契約，自可進行工程，而同意滿鐵於撤除鐵路的第二天開工，所以不到數旬，便建設成很好的街道地區。

### 東北軍入侵中立地帶

俄日戰爭後的條約，在關東州與滿洲領土的鄰接地區，設立中立地帶，並禁止中日雙方駐屯軍隊；由於沒有軍隊，土匪便以這個地區爲根據地，爲非作歹。接獲張學良任意進軍中立地帶之情報的總領事館，認爲祇以交涉解決問題，對東北軍的威壓太小，所以準備一併柳原農場和陸軍用地的兩件，而且能以解除武裝的強硬手段來解決。於是對東北當局祇先抗議；對於外務省，爲避免上方的注意，以簡單的文書提出報告，沒有使用電報，可是却因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的電報，而爲外務省所知悉。外務省以不能默認侵害條約上的權利，而命令即時交涉，因此總領事館遂就這個問題，開始談判，最後限期日並暗示將解

除其武裝，至此東北軍纔撤退而去。

這些問題的解決，日本僑民以總領事館採取了強硬手段而非常滿意；但張學良却柳樹順風，完全不理，所以日方不僅沒有能够創造彼此好好談判的機會，而且徒爲刺激排日的大本營東北大學的學生，更促成其創立東北外交後援會而已。

與此同時，一九二九年七月，張學良意圖收回中東鐵路的蘇俄權益，並出於武力干涉；這表示張學良對於收回在滿外國權益的決心。美國政府似有意基於剛簽訂的非戰條約，出面調停；而隨局勢的演變，日本或許需要保護日僑，因此我便前往北滿兩個月，觀察情勢的發展。惟由於蘇俄的反擊，張學良不但未能達到目的，並且因爲十二月對於滿洲里、海拉爾沿線一帶的攻擊，而一敗塗地。如此這般，此時日本的權益雖然沒有受到損害，但上述擬以武力收回權益的計劃，對於日本在南滿的地位，自是一大警告。日滿的關係，由之遂愈往緊張的方向發展下去。（未完待續）

## 編輯報告(二) · 編者 ·

### 杜前位先生來函

讀中外雜誌二〇二期四八頁鍾揚瑞先「日本通」王凡生的感情世界(三)講到兩首歌曲，謹將原歌詞補正如後：

### 大刀隊進行曲(原歌曲應如下)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全國武裝的

弟兄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抗戰的一天來到了！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我們大家要勇敢前進！把他消滅！消滅！衝啊！殺！——(最後一句！聲音要大而且更要宏亮大喊出來。)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其中歌詞有三句應爲：「纔能够回到我那可愛的家鄉？纔能够收回那無盡的寶藏？纔能够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這樣才能配合歌曲的節拍唱出。